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二十四回 眾差羅拜虯髯叟 群俠難擒燕子飛

話說花信父女追拿燕子飛未獲，取道回城，經過九折岩，其時天色漸明，花信見山澗中浮起幾個人頭，澗水多紅，暗想：「必是此賊又在什麼時候鬧下血案，今日屍屬必須又要報官請驗。」心上又惱又急，喊聲：「啊呀！」頓時口中鮮血直噴，人事不知，暈倒於地。珊珊大驚，連呼：「父親仔細！」兩手來扶，那裡扶得住他。無奈何伏在地上，大叫：「父親醒醒，好與孩兒同去。」爭奈這一口氣竟是回不過來。稍停，只見他兩足一挺，雙手亂搖，又是一口鮮血，竟即嗚呼哀哉，向森羅殿前去了。可憐一個老輩英雄，只因家道貧寒，在山陰縣當了捕快，半生也不知破過多少疑案，拿過幾許強人，今因捉不得燕子飛，憤急而亡，年五十六歲，臨終時也沒有一句言語囑咐女兒。此時，珊珊正如滿心刀攪一般，雙膝跪在山前，號陶大哭了一回，將衣袖向嘴上邊抹去血痕，把屍身背在背上，俯身又把倭刀拾起，揣在腰間，急急回家。開了門上的鎖，將屍背進屋中，放在父親睡的牀上，又復捶胸大哭。鄰居們因花信平日為人甚好，昨夜知他父女會同眾捕役出去緝凶，今日珊珊愁眉淚眼的背父回家，哭聲大作，諒必凶多吉少，一個一個多來問訊。珊珊含淚相訴，眾鄰多嗟歎不已。恰好眾捕役因昨晚追不上花信父女，不知兇手曾否拿住，一早多到花信家中探問，一聞花信已死，想起他平日待人的好處，一些沒得頭兒的脾氣，正如弟兄一般，沒一個不眼中流淚。內中有幾個老成些的，歎息了一回，與珊珊說：「人死不能復生，如今哭也無益。花大哥家道義貧，快快報知縣太爺，求他給些撫恤銀兩，好與他買棺盛殮。太爺是個體恤下情的好官，諒來必定有些指望。就是昨夜捉惡賊話，本來也必須稟明本官方好，另派弟兄上緊緝拿。但是，花大哥死了，不怕眾位弟兄生氣，再有那一位大哥有他一般的本領，又得姪女相助，這件案兒看來真是十分棘手，這卻如何是好？」珊珊聞言，忍淚答道：「承伯伯、叔叔們指教，姪女是個女流，還求那一位前去報官。只要果然領得恤洋，把父親屍身殮好，堂上派下差來，不論是那一位，姪女願助一臂之勞，誓拿此賊，代父報仇。」眾人聽了，多說：「賢姪女若能如此，這是我等之幸。我們情願一同去稟訴本官，花大哥的身後事情多在我們眾人身上。即使本官不給恤銀，我們眾人平時受大哥厚惠的多，每人派出三兩、五兩銀子，也是分內之事，怕甚不敷。姪女但請放心，我們就此去來。」珊珊道謝不已。

眾捕役出了花家，到得縣衙，求見本官，將昨夜花信父女如何設法緝凶，如何在三岔道東街遇見，如何追不上他，如何兇手脫逃，如何花信父女在九折岩澗內看見人頭，如何花信氣急身亡，如何花珊珊背屍回家，如何花信身後蕭條，可否求恩賜恤的話，從頭至尾，一一稟過。方正聽燕子飛又出血案，花信已死，心下又驚又惜。因今日尚無告發之人，傳諭：「預備屍場，少頃到九折岩驗明人頭，出示招告。」又命家丁到帳房中領銀一百兩，給與花信女兒作為棺殮之資所用。捉拿燕子飛的要差，改派了花信手下的一個副捕，姓武，名剛。此人勇力過人，年紀不到三十，乃是花信得力伙捕。當下領了硃簽，叩一個頭，跪著稟道：「大老爺命小人捉拿惡賊，小人不敢有違。但燕子飛縱跳如飛，花信尚未能擒獲，小人諒不是他對手。求大老爺開恩，添派花信的女兒珊珊幫同訪拿，或者方可有濟。」方正點頭道：「慮得也是。但花珊珊究竟是個女流，不知比他父親本領若何，可還真個去得？」武剛道：「回稟大老爺，那花珊珊雖然女子，本領不在花信之下。近來屢破大案，花信得力女兒居多，必須此女幫助，方敢放膽前往。好在他欲報父仇，有言在先，情願效力，只求大老爺恩准，小的回去可與眾伙役說知，有怎事兒也好聽他調度。」方正道：「原來花信有此女中丈夫的兒女兒，卻也難得。既然這樣，本縣不妨破格再下一紙諭單與你給花珊珊，幫你緝凶就是。」說罷，就在案桌上提起筆來寫了一張硃諭給與武剛，教他轉給珊珊：「獲到凶徒，自有重賞。」武剛雙手接過，又復叩了個頭，告退下堂，領了銀子，與眾弟兄回到花家說明一切，即將銀子、諭單，交給珊珊，珊珊甚是感激憲恩，就煩武剛等眾人購買棺木，置備衣衾，足足忙了一日，直到傍晚，諸事齊備，將屍收殮。珊珊只哭得眼枯無淚，喉啞無聲。眾捕役竭力勸慰了一番，幸得祖墳上甚好安葬，不必另買地基，當即把棺木葬訖。眾人共勸珊珊養息片時，各自暫散，約定三鼓後再到此間聚齊，商議拿賊之策。珊珊答應，送了眾人出門，方才冷淒淒的獨自一人至房略睡。悲哀過度的人一時那裡能睡得著。及而矇矓交睫，忽然見父親回來，手中拿著一大把的鬚鬚，搓做幾團，交與珊珊，說聲：「要拿燕子飛惡賊，你須留心在意，我要去也。」珊珊問他到何處去，要想留他，倏已不見。驚醒回來，卻是南柯一夢，聽樵樓上正敲三鼓，眾捕伙在門外叩門。珊珊定一定神，暗想：「此夢好奇。且待眾人進來，與他們詳解詳解。」因急起身開了大門，接進家中。先將夢兆說知，次問：「今日太爺曾否到九折岩驗屍，可知屍屬是誰，住在何處？」武剛等道：「此夢甚奇，諒來必有應驗，此時卻猜解不來。只有隨處留點兒神，遇見怎麼老輩英雄，求他幫助便是。若說太爺驗屍，已經驗過的了，共有六個人頭，一個死屍。那六個人頭中，有一個是金有光首飾鋪的學徒，已有屍親認去。尚有三個男頭，二個女頭，既無屍親，亦無告發之人，卻有個嶧縣著名劇賊雲燕飛在內。燕飛住在嶧縣鄉間，離此約有百里之遙，屢出巨案，官府拿他不得。不知如何與燕子飛因怎結仇，昨晚被他殺斃，棄屍澗中。本縣太爺正要行文詳訪，傍晚時嶧縣的趙太爺已有公文到來，說昨夜境內打索村居民雲燕飛家全家被人殺害，共計男婦五名，口查雲素不安分，此案當係仇殺。惟首級一齊不見，地保察勘血跡，一路點點滴滴，直至山陰縣境，深恐兇手藏匿境中，合急移情協緝云云。本縣太爺得了這道來文，因又傳諭我們進衙，再三吩咐務要早早破案，卻便宜了黃義大哥。他查訪性空和尚的一案，那性空屍身已在澗中獲得。雖然為日已多，血肉腐爛，穿的衣服卻還辨的出來，故此已由寺中僧人認去。黃大哥已消了差，沒有事了。苦了我們的公事，卻又加重了幾分。本縣太爺吩咐下來，性空一案如今顯見得必是燕子飛所為，須要拿住此賊，審出各案，定罪出詳。賢姪女今夜必得出個萬妥萬全的主意才好。」珊珊聽罷，皺眉答道：「原來此賊這般的殺人如草，豈可容他。但他高去高來的本領，比著姪女實勝數倍，只想他昨夜殺人，那人頭拋在百里之外，來去何等神速。況且這必是上半夜事情，下半夜我們正追趕著他，豈能幹出此事？今夜據姪女想來，還是仍往三岔道守候。眾位伯父、叔父能上高的，與姪女分作一班。不能上高的，在街上分作一班，每兩人須帶絆馬索一根。只要看見此賊形影，且莫驚他，暗地布下索兒，然後虛張聲勢，放他逃走。或者誤入圈套，擒得住他，也未可知。倘要追趕，只恐萬萬休想。不知眾位意下如何？」武剛等多道：「但憑姪女指揮，我等一一照辦。」

眾人計議已定，遂於器械之外，兩人一起合帶繩索一條，有未曾帶來的用鐵鏈接長權代。聽一聽，更鑼已敲四下，不敢稍延，一同出了花家。珊珊與能夠上屋的眾捕役為一班，共有八人，分做四起。其餘多向三岔道街上埋伏，守有一個更次，蹤影毫無，只道他今夜並未出來，或者不在這條街上。各人正想回去，忽見東北角上有一道青光遠遠的如飛而至。珊珊昨夜曾見過的，看得親切，低囑眾人留心，每隔二十間門面布下一條索子，一共兩條絆索，一條鐵鏈，珊珊自與武剛空著身子，一個執著倭刀，一個執著兩把萱花板斧，預備看假意迎敵，逼他脫逃。一霎時，果見青光逼近，漸漸露出一個人來，卻像是御空而行。兩隻腳並不踏實。珊珊瞥見，心下大驚。又見後面又有一道光華，如飛的直趕過來，不知是怎麼人。珊珊此時也顧不得許多，見他來得將近，與武剛打個暗號，各把身子一伏，絕不作聲，且自放他過去，看他走到絆馬索左右，始大喝一聲：「燕子飛，你今夜往那裡走？」在後假意趕來。子飛果然暗吃一驚，也不回頭，往前奔去。兩個執著絆索預備拿人的捕伙，心中甚是歡喜，見他走到索邊，喝聲：「在這裡了！」黑暗中竟是把燕子飛攔腰捆住，後邊花珊珊與武剛飛奔過來，正要拿人。不妨聽的一聲，子飛起手中寶劍，竟將索子割為兩段，依舊逃去。第二道索也是這樣，第三道鐵鏈他已預防在先，沒有絆得住他，已被砍斷。眾捕役連聲：「啊呀！」一個個手執斷索、斷鏈，面面相覷。珊珊、武剛大呼詫異。武剛尚要勉強追趕，珊珊明知無用，且見天已微明，恐有意外，連呼：「不可。」

眾人正在屋上鬧做一團，忽然又有一道光華劈面的星飛過去。珊珊眼快，隱隱見是一個紫面鬚鬚的異人，觸動了夢中之事，暗想：「莫非竟應在這鬚鬚之人身上？」搶行一步，即在屋背上雙膝下跪，高喊：「老英雄慢行，有下情奉稟。」眾捕役見百忙中珊珊忽在屋上向空行禮，不知為了何故，多來問話。瞥見面前有個手執寶劍、五十向外年紀、一張紫色臉、滿嘴鬚鬚根根蜷曲的人，不知是從那裡來的，各吃一驚，也多紛紛跪下。

原來此人非別，正是仙俠虬髯公。他自從在柳葉村與聶隱娘追趕燕子飛未曾拿獲，回至土地祠中，略息片時，因念雲龍、飛霞尚在東省，雖離臨安甚遠，但秦檜是個殺害忠良不能容物的人，既然鬧下行刺重案，豈肯干休。必定要到處行文，查拿刺客，劉公島萬萬不可存身。故此把捉拿燕子飛的心事暫付緩圖，駕著劍光，先至山左，找到雲龍夫婦回至臨安，往小雲棲取了二人行李，又到韜光山淨慈寺中會齊黃衫、紅線並雷一鳴、白素雲等眾仙俠。虬髯公將途遇燕子飛，現在山陰縣界內的話訴述了一番。黃衫客道：「此種人留在世上，造孽無窮，我們必須把他除去方好。」聶隱娘道：「若論此人的武藝，算他十分高妙，我們卻還不在心上，奈他會劍遁之術，因此不易捉拿。我們現在臨安無事，何不同往山陰一行。黃道長的作事，最是細心，且認認那賊這一把劍，可是空空道長下山時所取的『青芙蓉』，因怎劍光甚青，照得人眼多睜不開來。」黃衫客道：「說起空空道兄，他是到這裡臨安來的。我們連日打探他的消息，多說半月前曾見一個矮小精悍的人，不時在街上行走，卻不見他做甚買賣，也不知住在何方。且今久已不見，諒來不在這裡的了。我們心上正在狐疑，並且文賢姪夫婦在秦相府行刺的案兒，日來緝拿得很是上緊，俺觀寺院那一處不曾查到。凡遇面生可疑之人，必要著實盤詰。幸虧文賢姪夫婦並不在此，否則很有些兒不便。我們現下正好離卻臨安，且與空空道兄、聶道姑等同往山陰，看一看燕子飛究是何等樣人，順便並訪空空道長的下落，豈不甚妙。」紅線等多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於是，眾仙俠即日起身，取道山陰進發。

到得山陰，住在三岔道西街口悅禪巷了性庵中，打聽燕子飛近日作事。虬髯、隱娘深歎：「連日不在這裡，容得他造惡多端。」暗暗感歎。當晚三鼓以後，各仙俠定下一計，按東、西、南、北、東南、西南、東北、西北八路，一共四仙四俠，恰好分做八起，密地拿人。虬髯公是東路，出了庵門不到三四百家門面，巧巧在條十字街口，與燕子飛相遇。虬髯公也不打話，揮劍便砍。子飛星光下認得是他，大吃一驚。只因領教過兩次，明知本領不在自己之下，不敢交手，急駕劍光飛逃。虬髯也駕劍光追來，中途與珊珊等相遇，求請慢行：「有話奉稟。」

虬髯公見屋面上跪著一個女子，後面又來了許多短衣窄袖、手持索鏈的人，猜到必定是縣中捕役。因想：「子飛往西路而逃，西路有紅線拿他，西北一路又有素雲，頗可放心。」故把劍光一斂，立住了腳，動問眾人：「因何阻攔去路？」珊珊稟訴緣由，並問虬髯公高姓大名：「方才從西面而來，是否追趕惡賊。如今此人已去，天色漸明，如能求助一臂之力，可否再於今夜拿他？」虬髯聽畢，尚未回言，只見東邊一道紅光，如飛奔至，想：「是紅線來了，不知曾否得手？」因將手向光中一指道：「你們且慢。俺且問問他來。」喊聲：「道姑慢走，俺在這裡。」空中刷的一聲，落下一個紅衣紅褲、手執寶劍的中年婦人來。珊珊及眾捕役見了，明知也非等閒之人，又俱叩頭不迭。紅線不解何故，雙手扶起珊珊，又令眾人起去。虬髯公把珊珊等兩次奉官府之命、抓拿燕子飛未成、與花信已死、珊珊欲替本縣太爺與民除害及代父報仇的話，說了一遍，問紅線：「可曾遇見此賊？」紅線道：「我在東路守候，見半空有一道青光飛至，料是此人。正想拿他，詎忽往下一落，頓時不見。後來，我按著那青光落下的所在尋去，卻原來是一所客店。雖想此賊必在店中，無奈天色已明，不便下手。因此要尋見道長，再議拿他之策。」珊珊聞言，躬身問道：「這客店可在三岔道大街之上，房屋很是高大？」紅線道：「一些不錯。」珊珊道：「既然是那所客店。此店名悅來居，不但安寓客商，他的前進房屋一邊是所酒樓，一邊是所茶樓，二位何不竟去訪問訪問，他可住在這個店中。我們今日便可往店中去向店主人，豈不甚好？」虬髯公道：「此話說得也是。如今天已大明，何妨竟往悅來居一行。倘果此賊住在裡頭，他們現有縣太爺的公文，查出實情，怕他飛上天去，便可就此下手。」珊珊等一聽大喜，又多跪下稱謝，並問二人姓名。虬髯仍舊說是「裘善」，紅線只說姓「紅」，珊珊等遂讓二人先自下屋，自己也與眾捕伙跳下地來，著人關會街上各捕，多在悅來居茶樓上會齊。

紅線領著珊珊等同往。因是婦女，不便吃茶，只在店門外守候。虬髯公回到了性庵，邀了眾仙俠一同多往悅來居來。聶隱娘、素雲、飛霞三人，尋見紅線、珊珊，合在一處外，餘人俱上樓泡茶。珊珊問一問人已到齊，乃令武剛持了牌票去見店主，訪問店中有無此種形跡可疑之人。主人回稱：「店中來往客商甚多，卻俱安分守己，並且大半乃是熟人。惟有一個臨安口音的人，來了數天，每日臥病不起，卻看不出他是何等樣人，用錢很是撒漫。」武剛問：「此人可是五短身材，二十餘歲年紀？」店主人道：「正是。」武剛忙問：「現在那裡？」店主人道：「今日不知因何起身甚早，即刻出外，想是往茶樓上用早點去了。都頭何不自去看？」武剛說聲：「甚好。」回身別了店主，飛步向茶樓而來。

果見一個身材瘦小之人，在東壁廂坐著，桌上泡了一碗茶，放著一大盆包子，在那裡吃些茶點。眾捕伙見武剛來了，使個眼色，意欲動手。武剛看早上遇見的那個姓裘之人與姓紅的女子一個不見，因急把頭一搖，向外便走。原來虬髯公怕燕子飛認得出他面貌，倘被看見，分明是驚弓之鳥，定要飛逃，故此也在樓下候著。武剛下來尋見，說知就裡，復與珊珊等說過，大家準備好了，方又大踏步上樓，向眾捕伙把手一招，齊齊的喝一聲：「閒人各散，快拿要犯！」一窩蜂奔向燕子飛面前。短刀的短刀，鐵尺的鐵尺，尚有幾個拿著隔夜的斷鐵鏈當做軟鞭用的，一共有十數個人一哄而上。黃衫客與雷一鳴、文雲龍三人，見眾人動手，也多掣出仙劍向燕子飛砍來。茶樓上那些吃茶的人，聽見是捉拿要犯，乃本縣的都頭為首，卻不知要拿那一個人，只嚇得一個個身體抖戰，往外飛逃。子飛好如晴天打了一個霹靂，又無器械在身，雙手急把桌椅推翻，提起兩條桌腿當做兵刃，向眾人一掃，掃開一條路來，奔至樓窗口往下一望，想要跳樓而逃。誰知樓下邊埋伏著許多人，那個鬍鬚老者與紅衣婦人並兩次拿他的一個年輕女子多在其內，心下大驚，回轉身體欲與眾人拼一個你死我活，手中的兩條桌腿被黃衫、雲龍各人一劍，砍做四段。雷一鳴又當頭一劍劈來，子飛慌了手腳，沒奈何棄去桌腿，起一個著地掃，把眾人掃開。百忙中一眼看見了一件救命的東西，心中大喜，搶行一步，兩隻手拿在手中。正是：

不道死中還得活，偏驚絕處又逢生。

要知燕子飛見了怎麼東西，竟能救得性命，眾仙俠及各捕役此番拿得住他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